

袁行

平云著

第一

册

大化藝術出版社

清人詩集敘錄

袁行雲著

清人詩集敍錄 第二冊

文海藝術出版社

清人詩集敍錄卷二十七

檜門詩存四卷 嘉慶間如心堂刻本

金德瑛撰。德瑛字汝白，一字慕齋，號檜門，浙江仁和人。康熙四十年生。乾隆元年一甲一名進士，授翰林院修撰。嘗充《一統志》、《授時通考》、《八旗通志館》纂修官，編校《西清古鑑》、《石渠寶笈》。歷官江西、山東、順天學政，累至左都御史。卒於乾隆二十七年，年六十二。是編爲其曾孫衍燧等刊，錢陳羣與門人蔣士銓序。詩共四百一首，附《鄉賢崇祀錄》一卷。德瑛贊於橋李汪氏，作《讀書鐵舟圖》。爲詩規橅宋人，而主性識。嘗謂：「墨守者多泥而窒，詭遇者則肆而野，自古作者，本諸性識，發爲文章，類皆自開生面，各不相襲。」故其詩往往與東坡、遺山相近。與錢載、王又曾、汪孟銅唱和，萬光泰、朱休度均受其影響，進而學黃，爲秀水詩派，特爲乾嘉學人所宗。此集詩以氣骨勝兼盡學力者，爲《題吾汶稿》、《康郎山功臣廟歌》、《雪度井陘關與周石帆學士同用漁洋韻作歌》、《題鄭板橋贈蘭竹畫》、《真定龍興寺大悲閣佛像》、《題楊忠愍疏稿墨蹟卷後》、《題沈椒園勞山吟眺圖》等篇。游京郊、津門、濟南、汾陽、匡廬、福州、徐州，詠名勝古蹟，大都清新峻峭。《製硯歌》、《鏽字工》、《印紙工》等詩，文房書林資料，未可多得。德瑛爲人簡直，折節下士。與汪沆、鄭燮均有過從。督學江西，識拔蔣士銓。《忠雅堂詩集》卷

九有繪檜門先生遺像藏祀予家敬題幀尾，以感知遇之恩。此集有觀劇六絕句、觀演康對山劇，皆獨標穎思。別有觀劇詩三十首，光緒間葉德輝據稿本刊入雙棟景闇叢書，附各家題跋及王先謙、皮錫瑞、葉德輝和詩。尚有王蘇題金檜門德瑛先生自書觀劇詩冊，見試畯堂詩集卷九，註云：「自書觀劇詩爲乾隆庚辰八月書於楊閣度者。」閣度卽戲曲家楊潮觀，德瑛弟子也。湯貽芬題金檜門觀劇詩卅首遺墨四首，見琴隱園詩集卷三十五。

鑄字工

豈故災梨棗，丁丁響應廊。瓜分唯斷簡，瓦合自成章。就日毫釐辨，分陰剝劂忙。吳剛疑可匹，身亦桂宮旁。

印紙工

一斗滿隃糜，相看汁染衣。案間聲颯颯，簾外紙飛飛。印泥沙錐似，旁行裹上非。明朝傳耳目，功過竟誰歸。

▲檜門詩存卷四

漱潭山房詩集十七卷

嘉慶二年刻本

程襄龍撰。襄龍字夔侶，一字駿履，號雪崖，晚號古雪，安徽歙縣人。康熙六十年拔貢，候選教諭，

試輒不售，窮居委巷二十年，於乾隆二十年冬，抑鬱以終，年五十五。是集爲家刻本，首梁國治、厲鶚舊序，嘉慶二年朱珪序，附其子世淳撰《墓表》。凡古文存稿四卷，詩十七卷九百三十一首。作者爲詩源於陶、謝，近取蘇、黃，《大雪登潑潭山歌》、《太白酒樓》、《黃州夜泊跋月登赤壁》、《登黃鶴樓歌》，洋洋灑灑，造語盤硬，厲鶚云「不辭獮祭，但以真氣運之，自泯其迹」，是矣。《題邊子頤潑墨圖》、《西湖竹枝詞八首》並註、《結交行贈吳藹園》、《巖鎮燈詞五首》、《市橋西雜感十五首》並註，隨事發揮，足見其性情之所寄。錄彌留絕筆云：「學詩三十年，詩趣無不有。安得正法眼，一一爲印可。學文四十年，陳言務芟蕪。幾篇古文辭，或可傳之世。學人五十年，完人豈容易。差勉不成人，含笑而入地。」

書曹心立所刻醫補後

軒岐以來道未墜，靈樞素難足壽世。博依考據疇得宗，金匱玉函闡其秘。斯民夭橫藉國手，證治須研古精義。思邈猶云但粗曉，俗醫那復克審細。靈經到眼不能句，況乃覃思會微意。家家競說龍宮方，直以人命爲劇戲。可憐肺肝不解語，堪歎刀圭同妄試。曹君本習儒生言，侍疾知醫究斯藝。少經劇切老益工，遠紹旁搜發神智。隔垣洞若輒奇中，投匕犧然適分劑。挽回生意杏林春，溥施芳膏橘井味。讀書有得學有原，豈止便便夸腹笥。千里毫釐辨魯魚，一字心傳入冥契。素問，一日太陽受之云云，君謂日乃日字之毗，論辨甚的。局方種種精剖析，提要鉤玄勞劄記。言樞直欲補天心，道篇真能幹元氣。吾先五世號名家，著論猶存窺一二。噫嘻前哲不可作，餘子紛紛何足議。佩君仁術讀君書，願布人

間惠不費。
《漱潭山房詩集》卷十

贈金壽門

金髯詩筆擅高格，吟卷於今解愛傳。誰識收藏景申集，賞音二十五年前。

暫別孤山一湖水，來遊松徑萬峰深。借得維摩方丈室，四檐冰雪話冬心。近至子里，寓獅山禪院。《景申集》者，其丙申年舊刻也。新刻有《冬心集》。
《漱潭山房詩集》卷十一

質園詩集三十二卷

乾隆二十六年刻本

商盤撰。盤字蒼雨，號寶意，浙江會稽人。其先汴籍。雍正元年，何世璉視浙學，拔貢成均。入京師，受知於任蘭枝。雍正八年進士。初以知縣用，特旨改庶吉士，授編修。旋因養親，乞爲郡佐。歷官鎮江、施南、南康、順寧等地，至廣西梧州知府。乾隆三十二年卒於官，年六十七。輯有《越風》。是集爲雍正元年乾隆二十六年詩，何世璉、沈德潛、李宗仁序。蔣士銓撰《傳》。自序生平所作，經刪汰尚存三千零三十九首。《四庫》列入《存目》。質園者，在越之土城山，舊傳句踐教西子歌舞處。其詩沈麗圓熟，出入於元、白、蘇、陸間。如《越游詩》、《天妃閣》、《攔江磯》、《石棚山》、《鷺游門觀海》、《游甘露寺》、《秦王馳道歌》、《十三門歌》、《九華山進香詞》、《游匡廬》、《金陵雜詩》、《蕪湖競渡詞》、《海市行》、《登黃鶴樓》、《楚州懷古》、《荆門懷古》、《訪少陵草堂遺址》，所記山川都會甚廣。在京作《觀象臺歌》、《太平鼓詞》，游焦山作《周鼎

歌》、《紀風十首》描寫贛俗，赴海州，作《戰艦歌》、《水師行》，亦稱典實。官廣西、雲南等地所詠，益爲奇闢。如《燒山行》、《蠻王古塚歌》、《苗刀歌》、《八蠻進貢圖》、《鬱州紀風》八首、《采風十二首》、《詠藍》、《訪養舊古碑》、《蚺蛇膽》、《銅鼓歌》，於少數民族風土記敍綦詳。《西南諸土司以容美永順爲強盛連朝經其舊居賦詩以志率服八首》，關係政事尤多。奉檄太平、權慶、鎮安，有《巡邊雜詠十首》並序、《摩天嶺》、《崑崙關》、《送安南貢使武欽隣陶春蘭武陳紹等出鎮南關》等詩。《交產十詠》爲交扇、交燈、交檻、交香、交絹、交刀、交輿、交油、交□、交酒。又有詠粵東《彈子磯》、《雄韶州中雜詠》、《廣州八首》。盤精於音律與賞鑑書畫。《題趙千里阿房宮圖》、《趙仲穆漢宮春曉圖》、《徐天池畫卷》、《林良九鷺圖》、《番騎圖》、《陳老蓮虢國夫人朝天圖》、《歐冶鑄劍圖》、《仕女圖》、《高且園指畫》、《邊顧公蘆塘野鴨圖》，大率旁通曲暢，得心應手。而《小鵠詠爲金壽門作》、《太平山人畫山水歌》、《王具區畫山水歌》、《王左手畫虎歌》、《蒲廷昌畫獅歌》，多爲畫史所未具。《沈南蘋畫花鳥歌》，南蘋名銓，畫史稱清初人。據此詩知爲盤友，赴日本在雍正間。《晚晴簃詩滙》選此詩，將小序刪去，其事未可究矣。盤生平唱酬友爲查爲仁、袁枚、萬光泰、嚴遂成、程晉芳、王箴興、童鉅、顧子觀、朱卉、李薦、王又曾、吳鑰文。《寄王弇山丈》、《題程午橋先生今有堂詩集》、《題唐英轉天心樂府》、《輓邊顧公》，時載史料。《論詩截句十首》，皆清人。《書樊南詩集後》、《題桃花扇傳奇》等作，亦可取資。論者以其詩與厲鶚相齊。唯此集稍失蕪雜，又陳情紀恩較多，讀之令人抑塞。存錄其長，得失始可判云。清代詩人薈萃，首推江蘇。浙江自朱彝尊、查慎行後始見其盛。雍正間浙詩流派既多，人才益蕃矣。

水師行 幷序 澤國所利，厥惟舟楫，國家特制水師，在東南者，京口其一也。昔吳越時，伍員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。其後漢有樓船戈船，橫海下瀨，用以擊南粵、朝鮮。光武討公孫述，岑彭裝直進樓船與突冒露機數千艘。唐孝恭兼統水師以破蕭銑，韓滉大閱戰艦以禦李希烈。宋選精銳，習水戰于講武池，號水虎捷。趙善湘知鎮江，制多漿船，疾如飛兔，復造赤馬、白鷗兩大舟，可容二千人。他如韓世忠之在黃天蕩、虞允文之在采石磯，皆以舟師取勝。明戚繼光論水師，探敵之情甚備，載在兵法一書。然則沿江瀕海之區，非舟師素習，何以克敵哉。京口舊有縉船沙船，鉅麗捷猛，遠邁歷代，訓練諸法較昔加詳。今秋簡閱于高資，爰紀是篇，並識其緣起如此。

長江直下垂蟠蛟，皓師鼓浪聲鏗鏘。大翼小翼齊拔戟，駕帆百幅鸞鶴翀。三吳甲士虎豹熊，舟車楫馬如捲蓬。大將爲誰褒鄂公，談兵玉帳氣概雄。教以六伐兼五戎，乃命蒼兕開縵幢。背孤向虛整旅從，橫海下瀨列鍼鋸。退鈎進拒無不工，是時梁雍初奏績，沿江亦無錦繩賊。樓船水戰昆明習，安不忘危思奮力。一片琉璃千頃碧，倏忽金蛇電光劃。宕宕寒原雲失色，百隼萬鷹翻健翮。壯哉水犀軍，禦敵突冒餘皇堪一擊。將軍揮扇士持戟，賞信罰果戰方克。夕照光縣大旗赤，走舸齊回怒濤息。畫角烏鵲堅壁，獵葉風尖起蘆荻。高資一望勢無極，孤月如輪向人白。
賀園詩集·卷八

沈南蘋畫花鳥歌

并序 余友沈南蘋名銓，湖州人，善繪翎毛卉木。雍正中日本國王聞其名，令

將軍給倭牌，徵聘迎至長崎島，稱爲唐儒，禮以上客。其國舊設畫院，特重花鳥寫生，至是延南蘋掌之，與彼都慶山高大夫輩討論畫理，七十二島就學執贊者無虛日。歷三年餽遺盈萬，盡赴同舟友朋

之急，仍垂橐而歸，古心樸懷迥出塵表，殆以餘事作畫一人者。今秋邂逅吳門，持贈花鳥二幀，神妙生

動，擅黃筌、趙昌之長，名馳海外，洵不虛也。南蘋嘗言，向與三韓崔司馬象州論畫人物，得不傳之秘。

又乾隆七年曾寫花蕊夫人宮詞意爲圖進大內，蓋南蘋之畫達於中外久矣，作歌以贈。

宣和御府立畫學，甲乙品題無謬錯。孔雀升墩馬踏花，古絹爛爛宋時作。日本之國東海隅，其俗善
畫藏圖書。忽慕中華出林呂，遂將上幣延邊徐。江南高手誰第一，吳興沈生世無匹。應聘初爲異域
行，袖中攜得通靈筆。大開畫院長崎島，海蜃天雞寫生巧。掛壁將軍不厭看，展屏國主常稱好。侏
儈通語歷三年，萬鎰歸裝萬斛船。異貝純金隨手散，但存綵管揮雲烟。還鄉重對鶯花寫，貌古神清
意閒雅。舊侶空思高大夫，新交偶值崔司馬。與君相對論今昔，旅鬢蕭蕭半垂白。未信前身是畫家，
誰云曠代非詞伯。吾聞新羅曾請穎士師，鷄林亦織弓衣詩。遐方愛文兼愛畫，丹青中土無人知。從
來絕藝難爲用，壯夫烈士增悲痛。南粵能資陸賈歸，西京未取揚雄重。先生閱世如泡漚，澹然榮利
忘恩仇。生香活色動腕指，蘊含元化天爲愁。勸君且莫傷遲暮，坎壈纏身原有數。好進邠風稼穡
圖，漫傳花蕊宮詞句。

（質園詩集卷十二）

題轉天心樂府

并引 原夫茫茫今古，榮枯幾閱春秋，納納乾坤，蜃蛤皆由變化。秉鈞播物，

栽者斯培發軼，登程運之，卽轉俊公先生。本懲勸意爲傳奇，現宰官身而說法。新聲菊部如聞吳市吹
簫，閒話豆棚，可代道人警鐸。卦當否極，積功漸滿三千，神降恭逢，彈指何須二十。福緣心造，善使天
回。此如弄叔子之金環，前塵不昧；按鄒生之玉律，寒谷能融者矣。嗟乎，滄溟萬頃，殊少衆生乘坐之

船，因果三生，曾無大覺光明之鏡。椒塗蠟上，鏽鎖誰開，彌戾車中，鶡輪不動。人心頑頓，佛淚滂沱，憑將豪竹哀絲，散作晨鐘暮鼓。君如不信，請看傀儡登場，予復何言，且待輶轎汲井。

芥菜粒中藏世界，藕絲孔裏避刀兵。何如種豆南山下，後果前因歷歷明。

乞徒氣概壓朝紳，未遇英雄有用身。如唱盛明新雜劇，伐燕處室一齊人。

太乙雌雄百鍊餘，雙丸持贈意何如。空空妙手非非想，敢笑荆軻劍術疎。

人心天意兩相通，不用三千八百功。剝復機關吾默會，只爭方寸轉移中。

質園詩集卷二十三

鬱州紀風

掛笏朝來望大容，山名。賞心亭外翠微重。州治城西舊有賞心亭。綠榕樹木長宜夏，城北牙堂橫榕樹四本可蔭十畝。藍靛陰繁直到冬。興業一邑多種藍。世泰與民同樂利，地偏於我稱疎慵。官情何似雲林畫，楚楚烟嵐總不濃。

省俗褰帷到四廂，鄉廂有四分四十圍。愧無霖雨潤蠻方。濯纓泉瑞春凝紫，濯纓泉在城南嘉定間，忽湧紫水，更名瑞泉。掛榜山橫晚送黃。掛榜城東北。喜見沿村勤誦讀，還聞薦習改猺狼。豐年五月輸糧早，戶户家家足蓋藏。

洞繞峰圍路略經，闌風伏雨氣冥冥。蚺蛇有胆身難護，蚺蛇胆名護身胆。翡翠無毛貢已停。久罷翠羽之貢。拔薤長官初入境，薤禾莖老不登庭。納涼支枕難成寐，近砌蛩聲徹夜聽。

荒亭殘碣草蒙茸，景陸思江舊跡空。

景陸堂爲太守陸續建，思江亭爲知州江龍建，今皆圮。佳傳可曾垂信史，前

賢畢竟有清風。西疇禾穗時時長，南國棠陰處處同。劉勔叢祠蕭勃壘，一般寥落夕陽中。

宋劉勔、梁

蕭勃皆茲州名宦。

月暉城圍撼麗譙，李王蹊蹻在前朝。宋淳熙六年李接陷州城，明嘉靖乙丑流賊王道通大掠貴平鄉。澤中鴻雁鳴何慘，江介鯨鯢氣最驕。舊寨可堪排象陣，國朝順治十年僞天威將軍高文貴黃三才兵寇鬱林。列象爲陣，破水寨。新泉猶自繞龍橋。惠泉陂在茂林里伏龍橋之上。天威廣播妖氛靖，銅鼓銅船已盡銷。城西有銅鼓山，近南流江，聲聞水際。銅船乃馬援所造，後沉於河。

閑中追溯漢唐年，爲郡爲川幾革沿。山子室家長在野，陸川有山子一種歲無定居。狙人兒女會操船，北流船

皆狙人所居，名北流狙。通商那有新增課，任土還多未墾田。漫爲興除諸利病，承平作息久安然。

質園

詩集卷二十六

題俊公先生傭中人樂府後

亡國臣難禦寇鋒，閒披明史到懷宗。外城失守將開鑰，前殿無人尚擊鐘。未及乘驃還渡馬，可憐踏鳳更僵龍。草間求活麒麟楦，愧煞天衢賣菜傭。

一肩重擔是綱常，蔬蓏能留百代芳。士守厥根身抗節，民多如色世罹殃。故宮離黍雲千穗，變徵悲歌淚數行。舊事翻成新樂府，褒忠不爲感滄桑。

質園詩集卷二十三

玉山詩鈔四卷 乾隆間家刻本

項樟撰。樟字景貽，號芝亭，江蘇寶應人。雍正十一年進士。乾隆初官四川大竹、湖北黃岡知縣，山西蒲州同知，安徽鳳陽知府。有政聲。卒於乾隆二十七年，年六十二。撰《玉山詩鈔》、《文鈔》各四卷，子兆龍等刻，有沈德潛、阮學浩、許集、邵大業、劉需、周長發、秦大士、倪承寬、方沛霖序。詩四百餘首，以山水攬勝較多。沈德潛稱樟「於政事之暇，研窮風雅，由蜀之楚，之晉，經劍閣五丁峽、太華潼關，竹樓赤壁、中條雷首，到處留題。又來臨濠，登八公山尋淮南勝蹟」。然於乾隆八年楚省饑荒，十八年銅山河決衝漫靈壁、濠州水災，亦均有詩紀事。二十年，作《南巡召對恭紀十二首》，詳載乾隆南巡召見詢話，近於實錄。又作《河東勘災紀事十首》。樟與山陽吳玉增同學，玉增作《十憶詩》，樟爲之序。贈朱草衣山人卉、《和屈悔翁詩十首》，亦有可取。不特以描寫山水見長耳。

南巡召對恭紀十二首

乾隆二十二年春，皇上再幸江南。夏四月乙丑，駐蹕徐州，閱視河工。臣樟率所部士民迎駕，恭謝天恩。丙寅，荷蒙召見，恭紀一章。

翠華重幸大江南，雨露恩深萬象涵。咫尺天顏欣就日，小臣沐浴聖恩覃。
初蒙上問出身。臣樟謹奏履歷畢，叩謝特授知府恩。上諭，知府已做三四年了麼。恭紀一章。

自銜綸命守嚴疆，五載依心日月光。此際對揚重拜手，恭聞天誥下琳琅。

又蒙上問，怎樣還來呢。臣樟謹奏，鳳陽府境離徐州纔七十里，士民感激皇恩，心懷瞻仰。臣樟稟明巡撫，就近帶領，接駕謝恩。再鳳陽府境新設臺站四百三十里，臣樟現在承委查察。上諭，這是辦差了，士民遠來就回去罷，不必送。臣樟代士民叩頭領旨。恭紀一章。

符離地接古彭城，臺站軍書肅曉征。近率士民申謝悃，玉音慰勞詰朝行。

蒙上諭，下江淮徐海，上江宿靈虹，常是有災的。臣樟謹奏，臣任鳳陽府纔四年有餘，宿靈虹已被災三次。上問連年被災之故。臣樟謹奏，宿靈虹地勢低窪，上游豫省之水由睢河而下，加以黃河開壩減流，亦會歸於此，宣洩不及，是以屢年被澇。上爲惻然。恭紀二章。

聖皇勤問首斯民，軫念濠州久瘠貧。仰體如傷心孔切，頓忘疎賤直敷陳。

地勢東南本下游，淮清河濁漲千疇。西來豫水常加注，十稔時虞滯九秋。

臣樟又奏，鳳陽府各屬，乾隆十八年被災，蒙皇上發賑銀八十餘萬兩，二十年，一百三十餘萬兩。去年宿靈虹偏災，撫賑畢，又蒙天恩加賑，已用銀三十餘萬兩。上問，可賑至五月麼。臣樟謹奏，定例賑到四月止，五月麥熟，便可接濟。恭紀一章。

承恩救患已三年，百萬災黎百萬錢。更沛春膏猶注問，可能賑至麥秋天。

五分災地，例借一月口糧。今歲皇上加恩，着再借一個月，因蒙垂問口糧每人多少。臣樟謹奏，小民得此，便有生計。且去歲蒙皇上天恩准撫臣之請，發銀七萬兩，豫備糶糧，以平時價。民間買食便易，若不知荒。恭紀一章。

格外恩加折口糧，疇咨生計值難償。糶糧七萬官儲早，平價三春歲不荒。

上問田有積水已誤種麥，還可種秋麼。臣樟謹奏，水若早退尚可趕種。又蒙上諭，如不能退，豈不是災麼。到彼時當告知巡撫，越日卽奉命截留漕米五萬石，分貯鳳陽府，屬以備賑糶之用。恭紀一章。

積水難消夏失收，種秋能否履宸憂。備荒積貯宜先事，五萬天儲更截留。

又蒙上諭，災賑應禁胥吏侵蝕，教民沾實惠。臣樟謹奏，各州縣委員查驗飢口，俱經撫臣臨督察，務求無遺無濫的。恭紀一章。

賑務紛紜吏易姦，務教實惠萬民沾。恭傳聖訓人知警，荒政從今更肅嚴。

又蒙上諭，朕自邳州一路來，見飢民多染疫症，恐風陽不免，當合藥救濟。越日奉頒內府紫金丹一千錠。恭記一章。

鑾輿纔自宿邳回，惻見窮黎尚疫災。鳳郡鄰徐憂不免，紫金丹賜上方來。

又蒙上諭，睢河淤墊，急宜挑濬。臣樟謹奏，撫臣已奉命勘估，秋後水退請挑。恭紀一章。

水濱多因睢半淤，親蒙恩諭及時疏。工程估計須秋後，從此農田歲有餘。

臣樟奏對良久，再聞自鳴鐘聲。上諭，明日送駕，爾卽回任。臣樟敬謹叩頭趨退。恭紀一章。

奏對移時鐘再鳴，微臣跋蹠倍寅清。明朝送駕之官去，又荷溫綸分外榮。 ◆玉山詩鈔卷三

文木山房集詩二卷

近代排印本

吳敬梓撰。敬梓字敏軒，號文木，安徽全椒人。世望族。補學官弟子員。乾隆初年，薦博學鴻詞

不赴。十九年，卒於揚州，年五十四。著有《詩說》八卷，佚，與小說《儒林外史》。詩文集名《文木山房》，七卷本未傳，一九三七年亞東圖書館據乾隆刻本排印，凡賦一卷，詩二卷，詞一卷，俱乾隆五年前作，首唐時琳、吳湘皋、程廷祚、方嶟、黃河、李本宣、沈宗淳序。附其子娘詩詞各一卷。一九五八年輯《吳敬梓集外詩》，包括《金陵景物圖詩二十三首》、《題雅雨山人出塞圖》、《老伶行》、《西湖歸舟有感》，於是作者晚年詩亦有發現。而見於程晉芳《勉行堂詩集》、金渠《泰然齋集》、金兆燕《棕亭詩鈔》、王又曾《丁辛老屋集》、吳培源《會心草堂集》、嚴長明《歸求草堂詩集》中之資料，近年來研究專家甚重搜羅。新發見僅《湯懋紳石臞詩稿》一序。唯集中贈答詩，涉及無慮數十百人，今所考者祇什之二二耳。觀《石臼湖弔邢孟貞》一詩云：「石臼湖中春水平，石臼湖邊春草生。圓蒲爲屋交枝格，棘庭蓬雷幽人宅。幽人半世狎樵漁，身沒名湮強著書。海內宗工王司寇，丁寧賢令式其廬。式廬妹子何以告，惆悵姓名爲鬼錄。檢點遺書付梨棗，頓使斯文重金玉。前輩風流難再聞，祗今湖水年年綠。」於明季遺黎多所懷念。近發現江昱訪詩，稱敬梓慕吳應箕之爲人，可見其平日有哀明之思，特不能出以慷慨耳。

雲逗樓集無卷數

乾隆問刻本

楊度汪撰。度汪字若干，號易齋，一號荔臯道人，江蘇無錫人。雍正間拔貢。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，取二等第一名，改庶吉士，出爲江西德興知縣，解組歸，二十年卒。是集家刻，首有其姪潮觀序，受業顧奎光序。又齊召南序稱度汪卒於丁丑，即乾隆二十一年。集中庚午餞歲口號云：「余辰在壬午，得午今

已五。是爲康熙四十一年生，得年五十六。潮觀字笠湖，以著《吟風閣雜劇》得名，詩文集無傳本。江蘇詩徵卷六十二有選詩，則是集可觀者，又雅不在詩矣。度汪得聞顧貞觀、杜詔緒論，《題馬文毅公彙草辯疑帖後》、《題鄒晴川畫冊》、《題成侍衛容若遺照》、《讀內典有感》、《讀初唐四傑韋左司劉文房詩》，俱稱雅飭。舉鴻博有《紀恩詩十四首》，記乾隆語云：「你們學問都好。前日考試題目頗難，日子又短，難爲你們了，不消再考。這日知音說是朕藩邸做的，幾篇論詩文等類尚未刻就。博學鴻詞考過都是好的，不消再考。另日着照二等賞賜，一體邀恩便了。」以此類實錄入詩文集注，乾隆初猶多見之。又有《登鷄鳴山望玄武湖取徑訪烏龍潭四首》，記所見古法華經六函，八十一卷，金書磁青紙，有正統間賜勅一道，至今完整如新。有句云：「古蹟法華藏皮久，勝朝敕賜有由來。」今不知尚存否。

次笠湖韻秋日習射管社山莊兼嘗新茭之作

相將出郭到山鄉，珠粒欣看秋稼穰。是夏米斛千錢。林遠故應消暑氣，射酣依約盡殘陽。已愁良夜燒仍短，更恐明朝興未長。予與師川留宿山中，笠湖晚歸。次日有約不至。賴有乞菱書破寂，笑他隻字獨成章。端操兄寓書，主人發函，則素箋一幅，中書菱字而已。同人爲之噴飯。

習射何須到水鄉，秋成同惜稼穰穰。本擬塔映莊，恐傷秋稼，移舟於此。無端舌戰消長晝，主人善諧謔。同人和之。遂不能休。不禁神行戀夕陽。朋侶共尤風甚急，兒童爭羨技偏長。觀射者頗多，每輪子引弓，輒相稱美。朝來東郭知何許，新茭還應責報章。東郭習藝甚佳，但恐無復菱耳。

蒼林遙指入前鄉，四野新禾已浩穰。山館秋盤登菱角，彎弓鳴鏑走斜陽。平高縱目皆天趣，去住因情各興長。擬宿前村更回首，霞光遙襯樹千章。

〔雲逗樓集〕

雲逗樓集序

楊潮觀

嗟夫，人世遇合之故，有非前事所能逆料者。易齋叔氏好學深思，殫心於舉業者十餘年。學成，旁及子史百家之文，而於制舉業尤粹，楷法尤精；謂當掇大魁，取一第如拾芥。顧乃屢試，而僅貢於廷。別以詞科進鴻博，爲本朝大科。百數十年來，僅一再舉，得人極盛。叔氏以諸生薦，驟讀中秘書。一時遭遇之隆，謂當發舒底蘊，以文章華國，與前輩西河竹垞諸人嗣興。顧乃不踰年而外補，別以州縣用。雖政事文章同爲世用，而所遇與志或相左焉，何也？予與叔氏同里閈，出處先後亦彷彿同時。然而平生聚散之迹，亦有非前事所能逆料。方其芸窗燈火，呴嚦於南軒也。閑間，每論文欣賞，意謂出處恒偕。顧予以辛亥入都，別去閱幾寒暑，而叔氏始以薦來都下。是時投牒應試，羣從咸集焉。此在燕臺一聚也。頃之，叔氏出宰江右，予旋亦捧檄山左，各走風塵。又閱幾寒暑，而予以憂歸，叔氏亦里居，無復仕進意。於是林泉詩酒恒相徵逐焉。此在家山又一聚也。自離硯席以後，屈指三十年間。其獲相聚者再而已。雖中間抑塞磊落之遭，彼此非甚相遠。而先後出處參商，每不如初志焉。又何也？方其詩壇酒社，自謂勇退有餘，每遲予林下之約。詎予自中州旋里，而叔氏之墓已宿草。將列搔首問天，不勝存歿之感。壬午夏，予將赴滇南，而蔚文昆季捧雲逗樓集授予曰：此先人遺稿，